

许明编著

中國佛教經論序跋記集

清卷

周紹良署

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# 清

## 元 賢

元賢（一五七八—一六五七），字永覺，俗姓蔡，建陽人。年四十，依壽昌慧經菴落。受具後，歸閩，舟過劍津，偶聞僧誦《法華經》，省悟。住鼓山涌泉寺，大闡洞上之風。有《永覺元賢禪師語錄》、《楞嚴經略疏》、《金剛經略疏》等。

### 楞嚴翼解序

甚矣治經之難也！即疏鈔以求之，失之局；離疏鈔以求之，失之蕩。失之局者，神機弗廓，而我爲經困；失之蕩者，正軌罔由，而經爲我裂。唯有不局者，然後可以用疏鈔；亦唯有不蕩者，然後可以廢疏鈔，斯稱善治經者也。《楞嚴》一經，解之行者，不下十餘家，天如會而集之，國朝治經之士，率株守而弗敢易。至萬曆間，雪浪、交光二師，首廢舊解；而紫柏老人，亦力主獨玩經文之

說。由是後學有躍然自奮之思，視會解，如瘴水疾馳，而不敢一顧。未幾，英敏者既貌視前修，競逞臆裁，而全經之旨，幾至掃地。稍鈍者進無新得，退失故居，則有從席下拾殘唾而已。獨不思前人之疏鈔，既不堪爲後人之几杖；今人之口吻，獨可爲今人之善蔡耶？又不思今人之新得，安知非前人已揀之砂；前人之陳解，獨不能佐今人牛溲馬渤之用耶？故吾謂，善治經者，諸疏咸爲我助；不善治經者，經文早生支離，固不在疏之存與廢也。今山中閒寂，客有請益《楞嚴》者，乃俾以舊解爲指南，間有未安者，乃旁采衆說，或出私意，以翼之。非敢必爲世珍，蓋亦備溲渤之用云。

## 題般若無知論後

紫栢老人跋此論云：「用之以出世，度越諸乘，穩證自心。用之以經世，即事即理，橫拈倒弄，靡不合聖帝明王之轍。」客有疑般若之道不宜於經世者。余謂：「般若之所詮者二空也，二空之所顯者一心也。此心既不受人法之障，則虛而靈，寂而妙，世出世間，何用而不可哉！倘謂般若不宜於經世，則是一心不宜於經世也。一心不宜於經世，則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之治功，果孰從而建立乎？且愚觀古之爲帝爲王爲賢爲聖者，靡不由忘人法，而後能臻其妙。使其法不忘，以法成礙；人不忘，以人成礙。人法交礙，百過俱萌，雖欲踐仁義，修禮樂，不過勉強安排，外襲其迹而已。一遇榮辱毀譽之加，能受之若虛空乎？利害得失之際，能視之若龜毛乎？生死險惡之會，能挺立如金剛乎？不特此也，即一技一術之微，人法不忘，亦無能臻其妙者。如舞劍者，必手與劍忘，劍與手忘，然後

縱橫拋擲，靡不合度，稍有不怠，則局於度矣。如斲斷輪者，必手與輪忘，輪與手忘，然後疾徐應心，不乖其則，稍有不怠，則失其巧矣。由此觀之，孰謂般若不可以經世哉！」壬申初春讀此跋，因客問而爲題其後。

## 淨慈要語序

淨慈者何？聞谷大師所命菴名也。菴名之以淨慈者何？謂念佛放生也。念佛放生其所求者何？謂還其心之本淨本慈也。蓋本然之心廓然常淨，自衆生迷其本然，則心外見法。故目爲色染，耳爲聲染，鼻爲香染，舌爲味染，身爲觸染，意爲法染，流逸外奔，不能自返，繇是起業造罪，永沉五濁之區，無有出期。我佛愍之，乃爲說治染還淨之法，機固靡一，教亦各殊，然念佛一門，其最要者也。一心念佛，用志不分，六根都攝，淨念相續，則目不爲色染，耳不爲聲染，鼻不爲香染，舌不爲味染，身不爲觸染，意不爲法染。即現處娑婆界內，渾身已坐在蓮花國裏，又何後報之不清淨乎？然雖修念佛三昧而福德不具，善果難成。故必廣修衆善以爲助因，衆善夥矣，而慈行其首也。慈行亦夥矣，而戒殺放生其首也。蓋以衆生所最愛者莫如生，所最苦者莫如死，凡有血氣，斯情萬均，只爲相習於忍，同體之仁痿痺不行，乃恬然殺戮不以爲怪，豈心之本然哉！以故我佛苦口叮嚀，首戒殺生，廣勸放生，與其所最愛而救其所最苦，功德之及物爲何如也。建州城若緇若素奉大師之教，篤于念佛放生之業有年矣，猶慮其不能廣且遠也，乃謀于余。余爲取淨土及戒殺諸書集成要語，付之梓

行，庶幾淨慈之化，益洋溢于不窮也乎。嗚呼！淨慈之義大矣，豈止於念佛放生而已哉！念佛放生可以言淨慈，而不可以盡淨慈。極而言之，淨極覺圓，成無上道，不出一淨義也；廣度有情，悲臻永劫，不出一慈義也。夫諸菩薩上求佛果，下化眾生，自前前以及後後，諸大乘經明此至汗牛充棟。今以二字括之，了無剩義，敢謂大師命名之意，止於念佛放生而已哉！諸君當善體此意，擴而充之可也。雖然，更有一句子，淨慈二字括不得。余欲總爲諸君說破，怎奈舌頭短也，諸君其實之大師。時崇禎甲戌端午後三日，鼓山釋元賢題。

### 諸祖道影傳贊序

癸酉之春，樵李沈君敷受，游學劍州，謁聞谷大師於寶善，以祖影八十八尊，請爲傳贊。大師屬不慧爲之，甫及半，陽羨曹安祖大參書來，亦以傳贊爲請，則加至一百三十餘尊也。不慧自夏徂秋，凡五閱月而後成，繕以報命。會曹公備兵中州，流寇入境，戎事孔棘，弗克登石。及寇退，得告以歸，歸則病，病且不復起矣。無何，聞大師遂亦遷化。明年春，不慧出嶺赴弔，浙西諸老，留居真寂。今春因天寧之請，得過樵李，曹君嘉魚來見，首以是書未行爲歉，遂同厥弟，發願流通，不慧因爲補訂而授之。夫數載之間，二老既已作古，而幻朽之軀，亦且奄奄待盡，今猶及見是書之行，豈非一快事哉！雖然，今之可得而傳者，影也；有不可得而傳者，非影也。觀者倘能因影而求其真，因可傳而得其不可傳，則是書之行，功不唐捐。若徒瞻仰於形似之間，探尋於糟粕之末，買櫃還珠之謔，當知

難免矣，又烏用是哉！

## 楞嚴略疏緣起

余忝學禪，於講師之門，未能一顧也。迨罷參歸閩，山中無事，取大藏遍閱之。於《楞嚴》一經，自謂獨得其關鍵，因作《翼解》二卷，稍抒鄙見，以佐諸疏之所未逮。時天啓甲子歲也。至崇禎丙子，余開法於泉之開元，適二雲曾公，分憲泉南，公政之餘，每常命駕，商略大事，間及《楞嚴》，以爲苦於諸疏之煩亂，囑余爲撰大旨。余謂治禪者，多樂觀大旨，然曲折有所未晰，終不能盡掃餘疑，而遽以己意通之，其失靡細。乃爲廣《翼解》而作《略疏》，間亦博采衆說融爲一家之言。大旨固不憚闡揚，而曲折亦所必晰，務使觀者觸目而爽然會心，不爲經文所蔽，諸疏所亂而已。天台耶、賢首耶，固未暇問其後塵也。前三卷成於開元溽暑中，秋歸福州鼓山，繼成三卷；明年春有浙西之行，諸鄉紳留居茗谿之真寂，後四卷始克成焉。戊寅燈節後，攜李曹愚公侍御過訪，暫一寓目，不勝歎賞，遂命工災木。工既竣，乃謹識其歲月於此。蓋一時緣起之功，未可忘也。崇禎戊寅八月中秋日，真寂釋元賢題於繼燈堂。

## 博山語錄集要序

佛祖之道，如金剛王寶劍，得之不易，用之不易，付之亦不易，以其皆不易也，故傳持斯道者，實鮮其人。而魚目混珠，山鷄冒鳳者，嘗半天下也。我曹洞一宗，盛於唐，衰於宋，至元似復盛而實衰，其故蓋難言之也。

自元朝初雪庭裕公奉詔住少林，天下學者，翕然宗之。歷傳至萬曆改元，小山書遷化，詔幻休潤補其席，四方之腰包而至者，如鳥投林，如魚赴壑，而潤公乃講習評唱爲事，大失衆望。時有蘊空忠和尚，先事小山老人有年，受其密印，歸隱盱江之廩山，天下不得而物色之。壽昌先師，從其雉落，後蒙記荊，始爲弘揚。既得博山來公繼之，其道遂大行於世。師苦參日久，備嘗險阻，故其言功夫爲獨詳，其慧光渾圓，辨才無礙，波瀾浩蕩，莫窺涯際，故學者多望洋而退。其門庭緊密，金鑰立辯，高提祖印，不妄許可；故假鷄聲韻者，不得冒渡關津，而惑亂群聽也。余因先師遷化後，曾相依三載，雖無所得於師，然三載之中，未見其一語滲人情識，但勉以向上事，則師之有造於余也大矣。及余隱荷山，師自石鼓歸，道經建州，晤於光孝寺。師曰：「壽昌塔掃也未？」余曰：「掃即不廢，祇是不許人知。」師曰：「恁麼則偷掃去也。」余曰：「賢祇如此，和尚又作麼生？」師曰：「掃即不廢，祇是不曾動著。」余曰：「和尚卻似不曾掃。」乃一笑而別。及師滅，其語錄浩繁，連編累牘，流通爲難。故遐方僻壤，聞師之名，向師之化，而語錄實未嘗觸於目者有之。余自壬午秋，歸錫石鼓，乃因渾樸上

人之請，僭於全錄中，擇其精要，類而合之，視全錄，僅十之三。然簡而易行，約而易致，使天下學者，即是窮之，可以見其大全。使知博山之道，其廣大深密有如此，非癡守一槪者，可恍惚其萬一也。嗚呼！《廣陵散》不復作矣。今幸其譜猶存，安得於涼風白月中，再聞斯曲乎？時崇禎癸未春正月燈節日，住福州鼓山涌泉禪寺，傳曹洞正宗沙門元賢題於所居之嘯呻齋。

## 合刻仁王護國般若經疏序

昔天台智者大師廣說諸疏，皆已廣行震旦，獨《仁王》一疏流落海外，凡數百載。至宋藉賈客之力，始還本土，亦弗克大行于世，僅秘之龍藏而已。近因國運式微，災變迭至，本炤上人深抱杞人之憂，乃鏤《仁王經》板印行，普勸持誦。繼而爲霖上人又謂經義幽遠，非疏莫通，乃取天台舊疏合之。夫此疏傳自陳隋，已千有餘載，而若存若亡，不能大顯于世，雖老師宿學鮮有得一見之者。今二子乃能舉行於四海鼎沸、蒼生塗炭之秋，是知此疏與末劫衆生有大因緣，故龍天借其力以流通之歟？但願人人因疏而通經，因經而達理，則般若神力靡所不破，亦靡所不護。而佛果菩薩且賴之成立，況國土乎，況生靈乎！或者謂治亂循環，天之所命，閉門誦經，前人敗德，今又何取於此？余謂治亂固繇天命，天命實本人心，故人心者，治亂之源也。非獨釋氏侈談此旨，即遠稽儒典，若《大易》若《洪範》亦備載之。豈可盡委之天命，而無造命之術哉！誠能深味此經之旨，則造命無遺術矣。知命君子請於茲三致意焉。時崇禎甲申年孟夏下澣，鼓山嗣祖沙門元賢題于寶善丈室。



## 四分戒本約義序

昔庚辰歲，予在杭之真寂，欲效顰圭峰，挈毗尼之要以示晚學，卒以病阻。迨今春，自鼓山來寶善，謝絕參請，但弘唱毗尼而已。諸人以戒本請注作新戒方便。予曰：「此宿志也。」故諾之。發筆於仲秋初旬，輟筆於孟冬末旬，凡三閱月，三脫稿而後成。其中若事若義，悉採之四分律藏；所有開遮亦悉本佛制，非敢妄以意裁也。嗚呼！是書之成，乃在今日也耶！今當此乾坤鼎革之際，草昧未寧之秋。白刃凌空，橫尸遍野。居民逃奔山谷，旦夕莫必其命，而予乃力疾作此何哉？蓋以人知世運之變其苦爲甚，而不知法運之變其苦爲尤甚。世運之變苦在一時，法運之變苦在萬劫；一時之苦禍止殺身，萬劫之苦禍極三途。以此較彼，豈百千萬億能及其一哉！但人見已然，不能見未然故，於此則驚惶失措，於彼則怡然苟安也。予慨自天啓以來，耆德凋喪，晚進日趨日下，如狂瀾之莫迴；且又妄逞空見，弁髦戒律，不有防之，後將安極！予所以孳孳亟亟勉成此書，未敢以世難阻也。但思行此書於今之世，正如鼓瑟於齊王之門，不鄙而嗤之則幸矣，況敢望其依而習之乎！雖然，此亦告朔之羊也，或存或去，是在仁者。時歲次丙戌冬一陽月朔旦，嗣曹洞正宗沙門元賢題於劍津之寶善菴。

## 律學發軔序

丙戌之冬，余作《戒本約義》終，客有以《律學揭要》請益者。余閱之，大都目不見律而襲取他書，乃水潦鶴之徒所輯也。因爲作《律學發軔》以示之，言發軔者，示慎始也。夫萬里之行起於跬步，跬步一錯，萬里徒勞，故初學之士不可不慎。若夫誤信非人，誤習謬說，將有終身而不知其非，歷世而傳以爲是者，其貽害可勝道哉！今之所輯姑示諸戒之大端，使後學知所向方。雖未極其廣大精微之致，然即是而求之，則所謂廣大精微者，固不出此。正如出門膏車，先端塗轍，將無遠之弗屆矣。故是書雖眇，所關甚大，余所以不避委瑣之誚以成之。若夫高明之士自當博閱全律，何是書之足云。時丙戌冬佛成道日，永覺老人自題。

## 繼燈錄序

禪家歷世相傳，喻之爲燈，取其能破暗以顯物，亦取其能繼照於無盡也。自宋景德間，道原大師始爲《傳燈》。嗣是則有《廣燈》、《續燈》、《聯燈》、《普燈》之作，所述互有詳略，學者難以盡考。由是大川濟公，合之爲《會元》，始終一貫，後學便之，功至渥也。若紹定以後諸師，《會元》未及收者，猶賴《續燈》收之。但采錄未備，且止於宋末元初。自元以至今日，將四百載，諸師靈光鏗彩，未獲著明於世，伊誰之責乎？愚不自揣，乃於戊子之春，博采旁蒐，冀以緝補前闕。至庚寅夏，復得遠門柱公所輯五燈續略，益補其所未備。無何而病作殊劇，歷三月始愈，愈則目加昏，耳加聾，手亦不能復親筆硯，故其所錄，尚闕成化以下，蓋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也。錄凡六卷，名之曰《繼燈》。

或謂禪家貴在心悟，語言文字，其糟粕也。何必連編累牘，牽枝引蔓，如五燈耶？況又益之，爲《繼燈》耶？是不知言可以障道，亦可以載道，執之則精醇卽爲糟粕，了之則糟粕皆爲精醇，言顧可盡廢歟？至其所錄，或詳或略，則亦因其時與機之不同，其勢不得不然也。如少林面壁，二祖安心，此則上古結繩之政也。繼而有《信心銘》、《法寶壇經》，則軒轅之書契也。唐世馬祖、石頭二派，浩浩說禪，非三代之禮樂乎？宋世五派競興，五燈迭出，非洙泗之六經乎？時當略則結繩不爲少，時當詳則六經不爲多，要在逗衆生之機，以明本有之性而已。若責春秋之民曰：「何不爲結繩之簡？」不亦悖乎？至今日而猶有作者，非得已也。政如六經之後，復有孟氏之七篇，道性善，稱堯舜，倡仁義，息邪說，亦以明先王之道耳，豈曰益之而爲贅哉！若夫所錄混濫，弗當於西來之旨，則如王通之五經，雖自謂可繼孔氏，而不自知實塵飯塗羹之戲也，其罪戾不亦重乎！此則吾之所深懼，而不能自逃者，尚當質之大方，以俟郢削云。

## 鼓山晚錄序

余當晚歲，誤入世網，作此蟲豸，幸不遘殛，延至今日，凡二十載。所有應酬之語，如蟲御木，如風號竅，不能自節，乃至連編累牘。甲申以前，不辭醜拙，已擲向人間，恣衆彈射。至今壬辰，復八更裘葛，卮言未息，侍者復彙輯成編，將付之剞劂，請名於余。余時年已七十有五，不亦晚而又晚者乎？乃命名《晚錄》。夫歲當晚則化機閉塞，日當晚則人物宴息，樹當晚則枝葉脫落，而正命於根，

人當晚則營衛日竭，而與死爲鄰。余今當與死爲鄰之日，僅此奄奄一息，未遽絕耳。一生伎倆，至此而盡；一生行業，至此而終，余尚何言哉！余尚何言哉！若夫是臧是否，可存可廢，則付之世間具擇法眼者。石鼓老人元賢自題。

## 般若心經指掌序

般若無知，諸法本寂，根由一真之妙體，影現二諦之浮名。似實似虛，非虛實之所能擬；亦離亦合，非離合之所能明。所以空而非空，有而非有，互成不妨，互奪並存。亦可並亡，混立無闕，隱顯自在，是謂般若之玄宗也。怎奈凡心易惑，智火難然。如舉網以張風，似從波而捉月，徒歷艱辛，翻成障礙。由是百苦交纏，千殃並集，都由此一念之執耳。茲《般若心經》者，文約而義寔豐，詞顯而理殊奧。首開空色兩門，專破有無二執，有無盡而實相可顯，色空合而妙義方圓。日用明此，般若之道思過半矣。嘗見諸家注釋，罕臻其奧。唯賢首、孤山二疏，果彌法壇老將，但廣摭經論，侈布筌蹄，非初學之所可通。故茲特爲《指掌》，使其易見，所以便初學也。然萬里之行起於跬步，觀者幸毋忽焉。歲在甲午孟秋佛歡喜日，鼓山比丘元賢稽首和南序。

## 禪林疏語小引

禪林之有疏語，非佛制也，亦非祖制也。但此土有僧以來，引群生以歸佛海，其間表事陳情，則必有藉于疏，故疏之爲用其來已久。在唐宋時，叢林中特重是職，非才學兼優者，莫與其選。人明以來，僧中堪此職者實鮮，但因襲陳文腐語，苟且應酬而已。予昔在衆日，每任是職，苦于無舊可因，故率多杜撰應酬，積之既久，不覺成帙。有好事者，謬相珍重，抄錄以傳，蓋三十餘年矣。近見俞君時篤，乃爲鏤板于武林，而泉南諸善友亦復繼武林而殺青焉。不過謂其事雖細而用實難廢，辭雖鄙而意亦可達，此諸君流通之意也。若諸大叢林中必有奇傑之士，啓口盡珠璣，揮筆成風雲，又安用此哉！漫題數語，以引其首。石鼓主人釋元賢題。

## 建州弘釋錄序

《弘釋錄》者，錄能弘釋氏之道者也。斯道自金人見夢，白馬西來，代有作者，大弘其教。以故千燈競照，輝映今古，浩浩乎，莫可紀也。其在我建，則六朝以前，槩未有聞，唐興始建梵刹，自馬祖入關，筆化於建陽之佛迹嶺，而禪學始大行焉。厥後雖禪教殊宗，性相異旨，共能使玄化風飛，法泉箭涌，皆我釋之津梁也。迨明興以來二百餘載，宗燈絕焰，教海日涸，間有二三，亦落落如晨星，則弘道

之責，將屬之何人乎？賢潭邑之鄙人也，濫入緇流，幸投法窟，雖螢火難照，黜技俱窮，而好古一念，每切愚悚，諦仰先標，輒至揮涕。因思古此溪山也，此日月也；今亦此溪山也，此日月也；今之人豈獨異於古之人哉！夫何法門寥寂，今古相懸乃爾。其無乃前蹤既沒，則觀感之無藉歟？狃於近習，則激發之無人歟？用是不揣顛蒙，博探群藉，取諸師之產於建者，或開法顯化於建者，悉錄而傳之。俾晚學之士，得見古人如是之辛勤，如是之嚴慎，如是之博大，如是之遠到。倘能翻然易轍而趣，望標而進，則唐宋之盛，庶幾再見於今日，亦未可知也。嗚呼！人皆可爲堯舜，子輿氏決非誑語，在有志者，事竟成耳。若苟於自安，嚴於自畫，即使諸祖儼然臨而詔之，彼將掉頭弗顧，亦何貴有斯錄哉！故斯錄之行，願與有志者共之。

## 法華私記序

近世談經者夥矣，愈精而愈晦，愈巧而愈謬，豈經之果不可明哉！蔽在以己談經，而不以經談經也；亦蔽在以經談經，而不以己談經也。能以己談經，而不蔽於己；能以經談經，而不蔽於經，庶幾可與談經矣。余初讀《易》嶽山，聞僧誦法華偈，曰：「我爾時爲現清淨光明身。」忽喜躍不自勝，即索經讀之，無所發明；然知周孔外，別有此一大事也。嗣是博求之疏鈔，遍探之群藉。冀欲卒聞乎此，而困於葛藤，不能自拔，越十有餘載。因參壽昌先師，聞舉南泉斬貓話，忽有省，遂棄所習，從先師學枯禪，復十有餘載。一日聞僧舉《法華經》云：「一時警歎，俱共彈指，是二音聲，遍至十方諸佛

世界。」豁然撲破疑團，始知無己非經，無經非己。而所謂靈山一會，儼然未散者，特寐語耳。嗚呼！談經詎可容易哉！遇之於二十餘年之前，契之於二十餘年之後，索之於銳志湛思之日，得之於精殫力竭之頃，談經詎可容易哉！今夏無事，因為諸人，旁通一綫，拈其大旨，錄之成卷。夫此經，自天台樹幟，溫陵奪標，餘子碌碌，後無來者。而余於茲輒有異談，豈天台之為弗玄，溫陵之為未要乎？亦自記其私而已，亦私記之以示余後人而已。是為序。

### 重梓鐵關禪師語錄序

當元之季，建州稱善知識者三人，仰山友、斗峰璋、天寶樞是也。樞禪師，獨能據險扼要，鑄鐵為關，令天下有眼者莫能窺，有足者莫能度，鷄鳴狗盜之客，祇得慙慙而退，其功詎不偉歟！茲錄傳之三百餘年，塵封霧隱，無問及者，近又為水蟻所壞，板且不存，余心甚痛之。適見孟滕君來鼓山設供，余乃以茲錄囑累之。噫！武侯往矣，魚腹石迹，猶在江烟蘆月間，風雲龍鳥之勢，固隱隱目中。但今日而有如桓大將軍者，誰其人乎？若按圖列陣，自號知兵，則趙括之讀父書也，予又不能無重痛云。

### 壽昌西竺三禪師語略序

四來直指，翻盡窠臼，雖有神悟，急宜吐卻，而況文字乎？自垂手接人，機用繁興，一言半句，流落人間，遂有語錄之傳。然悟心其本也，機用其末也。學者當求其本，本立則其用必彰；若徒求其用，而本弗立，則非佛之徒矣。濟下，自馬駒以一喝開場，黃檗以三棒接拍，以故人人如獅子哮吼，動地驚天，皆本深而未自茂，體圓而用自神者也。至元之季，其道日衰，捨本趨末，相率爲僞，唯雪巖欽稱善繼者。欽傳之鐵牛定，定傳之般若誠，誠傳之古梅友，友傳之慈舟濟；若壽昌西竺來公，則受記蒞於濟者也。西竺之道，大槩見於《行業記》，先和尚創壽昌時，已爲梓行，而語錄則弗有傳者。及先和尚遷化後，師兄間然禪師，乃得草本於居士篋中，然朽蠹之餘，可句讀者無幾矣。取而訂其亥豕，合《行業記》而梓之。乙亥夏，余歸壽昌掃塔，始得寓目焉。僅嘗一滴，未吸全潮，然據一滴而收全潮，全潮皆一滴也。今觀其語脈，大都從真參實踐中來，雖於機用未見其長，而忘言親證者不少。視世之盲拳瞎棒，誑嚇閭閻者，天淵不啻也。蓋有本而嗇於用，其猶不失於佛之徒也乎。昔宋人有掘地得玉尺者，以爲周尺也；及太常取定樂，則以爲漢尺。或曰：「其於周也不猶近乎？」予于是錄亦云。

## 數珠翼序

物無大小，以適用爲貴。至於適用，而通神明，越變化，有不可得而思議者，非物之至貴者乎？余觀數珠之爲物，是矣。此方自白馬西馳，東林倡化，而數珠始適於用。久之厥用愈神，至於入水不



濡，人火不焦，閻老不敢誰何，極樂藉爲贅物，則是珠之用，世間允稱第一，求其匹休者，而不可得矣。天目海公，學博詞宏，撰述甚富，間借此物至貴至神，而反不登於作者，乃爲纂六翼，且自比於《茶經》、《荔譜》焉。余曰：「不然。茶荔僅資日用之需，難超神化之域。於是而經之譜之，雖爲博雅者所好，以吾道視之，皆綺語耳。今此翼之行，俾持者崇正信，脫世氛，卒之飄然游苕苕之國，坐菩提之樹，謂非藉此膏其車，而策其駿乎？」余故爲之合掌，而弁其首。

## 釋門真孝錄序

甚矣孝之爲義，大也。身非孝弗修，人非孝弗治，天地非孝弗格，鬼神非孝弗通，即無上至真等正覺，非孝亦無由致。是知世出世間之福田，實無有踰於孝者。世俗釋孝，其義有五；即謚法稱孝，其義亦有五，約之爲三：則順也，究竟也，度也。總而言之，則善事父母也。事之而弗順，非善也；順之而弗協於理，非順也。所謂究竟，則順之而始終罔間也；所謂度，則順之而禮儀弗忒也。充此義之盡，非無上至真等正覺，何以克當其稱哉！故知世俗之孝，孝之小者也；釋氏之孝，孝之大者也。奈何世之爲僧者，率借我佛之門庭，營一身之私殖，又何怪世俗譏我佛爲無父無君乎？錢塘夢宅居士有慨於衷，乃取諸經論之言孝者，彙爲一編，使爲僧者，知我佛孝順至道之本意，以免世俗無父無君之謗，其用心亦良苦矣。茲來苕上，命余弁其首。此余素所樂道者，故不敢以不文辭。